

中国
文化名人
忆母亲

拾梦录

名誉主编：钟敬文
张岱年
主 编：邓九平

同心出版社

中国文化名人忆母亲

拾梦录

名誉主编：钟敬文

张岱年

主 编：邓九平

同心出版社



1	花朝节的纪念	宗 璞
10	风风雨雨母女情	新风霞
46	豆与猪	向 明
48	妈妈的甜咸酸辣	向 明
52	焚诗祭母亲	洛 夫
56	身上冷,腹中饥	陆文夫
61	母亲的路和我的路	牧 惠
70	纺车	张拓芜
75	心中的碑	李心田
81	天年	鲍 昌
86	我的母亲	叶 楠
94	两代“母亲”血泪飘零	谢振东
108	怀念母亲	大 荒
112	忆慈母(节录)	谢 璞
132	我的母亲阎张氏	阎 纲
144	母亲的断歌	从维熙

154	母亲的手	庄 因
160	母亲是棵遮荫树	张守仁
167	山城——献给过世的娘	逯耀东
171	给母亲梳头发	林文月
177	母爱	石 英
183	母亲的故事	柳 萌
197	思念中的母亲	冯德英
203	母亲的爱	金 波
211	母亲的故事	林 希
228	严母的慈爱	资华筠
233	妈妈喜欢钉钉子	王维洲
237	我的妈妈冰心	吴 青
248	寸草之心	李元洛
255	最后一轮太阳	俞天白
264	母亲,你是中国最根深的力量	
	——寄给母亲在天之灵	叶维廉
271	在古老的土地上	刘成章
280	母亲的照片	戴厚英
286	这也是一种坚忍与伟大	
	——先母逝世二十周年祭	钱理群
291	母亲的河	尧山壁
299	娘,我回来了	卞 卡
305	忆娘	王宗仁

309	怀念我的姆妈	刘虎山
314	母亲	肖云儒
319	绿豆儿	赵 熙
324	秋尽	赵 熙
328	我那可怜的妈妈	孙毓敏
336	母亲的羽衣	张晓风
343	梦中的妈妈	田中禾
351	母亲远行的时候(节选)	杨匡满
374	远去了,母亲放飞的手	刘心武
392	还没有画句号	
	——悼念母亲子冈	徐城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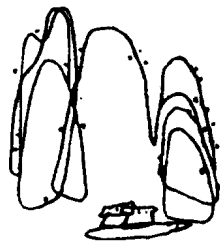
宗璞(1928—) 女,原名冯钟璞。
河南唐河人。小说家、散文家。著有散文集
《丁香结》、《宗璞小说散文选》;中篇小说《三
生石》;童话集《寻月记》等。

花朝节的纪念

宗璞

农历二月十二日,是百花出世的日子,为花朝节。节后十日,即农历二月二十二日,从1894年起,是先母任毓坤先生的诞辰。迄今已99年。

外祖父任芝铭公是光绪年间举人。早年为同盟会员,奔走革命,晚年倾向于马克思主义。他思想开明,主张女子不缠足,要识字。母亲在民国初年进当时的女子最高学府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读书。1918年毕业。同



年，和我的父亲冯友兰先生在开封结婚。

家里有一个旧印章，刻着“叔明归于冯氏”几个字。叔明是母亲的字。以前看着不觉得怎样，父母都去世后，深深感到这印章的意义。它标志着一个家族的繁衍，一代又一代来到世上扮演各种角色，为社会做一点努力，留下了各种不同色彩的记忆。

在我们家里，母亲是至高无上的守护神。日常生活全是母亲料理。三餐茶饭，四季衣裳，孩子的教养，亲友的联系，需要多少精神！我自幼多病，常在和病魔作斗争。能够不断战胜疾病的主要原因是我有母亲。如果没有母亲，很难想象我会活下来。在昆明时严重贫血，上纪念周站着站着就晕倒。后来索性染上肺结核休学在家。当时的治法是一天吃五个鸡蛋，晒太阳半小时。母亲特地把我的床安排到有阳光的地方，不论多忙，这半小时必在我身边，一分钟不能少。我曾由于各种原因多次发高烧，除延医服药外，母亲费尽精神护理。用小匙喂水，用凉手巾覆在额上。有一次高烧昏迷中，觉得像是在一个狭窄的洞中穿行，挤不过去，我以为自己就要死了，一抓到母亲的手，立刻知道我是在家里，我是平安的。后来我经历名目繁多的手术，人赠雅号“挨千刀的”。在挨千刀的过程中，也是母亲，一次又一次陪我奔走医院。医院的人总以为是我陪母亲，其实是母亲陪我。我过了40岁，还是觉得睡在母亲身边最心安。

2 母亲的爱护，许多细微曲折处是说不完、也无法全捕捉到的。也就是有这些细微曲折才形成一个家。这人

家处处都是活的，每一寸墙壁，每一寸窗帘都是活的。小学时曾以“我的家庭”为题作文。我写出这样的警句：“一个家，没有母亲是不行的。母亲是春天，是太阳。至于有没有父亲，不很重要。”作业在开家长会时展览，父亲去看了。回来向母亲描述，对自己的地位似并不在意，以后也并不努力增加自己的重要性，只顾沉浸在哲学世界中。

希腊文明是在奴隶制时兴起的，原因是有了奴隶，可以让自由人充分开展精神活动。我常说父亲和母亲的分工有点像古希腊，在父母那时代，先生专心做学问，太太操劳家务，使无后顾之忧，是常见的。不过父母亲特别典型。他们真像一个人分成两半，一半主做学问，一半主理家事，左右合契，毫发无间。应该说，他们完成了上帝的愿望。

母亲对父亲的关心真是无微不至，父亲对母亲的依赖也是到了极点。我们的堂姑父张岱年先生说，“冯先生做学问的条件没有人比得上。冯先生一辈子没有买过菜。”细想起来，在昆明乡下时，有一阵子母亲身体不好，父亲带我们去赶过街子，不过次数有限。他的生活基本上是水来湿手，饭来张口。古人形容夫妇和谐用举案齐眉几个字，实际上就是孟光给梁鸿端饭吃，若问“是几时孟光接了梁鸿案”，应该是做好饭以后。

旧时有一副对联：“自古庖厨君子远，从来中馈淑人宜”，放在我家正合适。母亲为一家人真操碎了心。在没有什么东西的情况下，变着法子让大家吃好。她向

同院的外国邻居的厨师学烤面包，用土豆作引子，土豆发酵后力量很大，能“嘭”的一声，顶开瓶塞，声震屋瓦。在昆明时一次父亲患斑疹伤寒，这是当时西南联大一位校医郑大夫经常诊断出的病，治法是不吃饭，只喝流质，每小时一次，几天后改食半流质。母亲用里肌肉和猪肝做汤，自己擀面条，擀薄切细，下在汤里。有人见了说，就是吃冯太太做的饭，病也会好。

1964年父亲患静脉血栓，在北京医院卧床两个月。母亲每天去送饭，有时从城里我的住处，有时从北大，都总是第一个到。我想要帮忙，却没有母亲的手艺。父亲暮年，常想吃手擀的面，我学做过几次，总不成功，也就不想努力了。

母亲把一切都给了这个家。其实母亲的才能绝不只限于持家。母亲毕业于当时的女子最高学府，曾任河南女子师范学校预科算术教员。她有一双外科医生的巧手，还有很高的办事能力。外科医生的工作没有实践过，但从日常生活中，从母亲缝补、修理的功夫可以想见。办事能力倒是有一些发挥。

50年代初至1966年，母亲做居民委员会工作，任北大燕南、燕东、燕农、镜春、朗润、蔚秀、承泽、中关八大园的主任。曾为家庭妇女们办起装订社、缝纫社等。母亲不畏辛劳，经常坐着三轮车来往于八大园间。这是在家庭以外为社会服务，她觉得很神圣，总是全心全意去做。居委会成员常在我家学习。最初贺麟夫人刘自芳、何其芳夫人牟决鸣等都是成员。后来她们迁往城

内，又有吴组缃夫人沈淑园等参加。50年代有一次选举区人民代表，不记得是哪一位曾对我说，“任大姐呼声最高”。这是真正来自居民的声音。

我心中有几幅图像，愈久愈清晰。

一幅在清华园乙所，有一间平台加出的房间，三面皆窗，称为玻璃房。母亲常在其中办事或休息。一个夏日，三面窗台上摆着好几个宽口瓶和小水盆，记得种的是葱姑。母亲那时大概不到40岁，身着银灰色起蓝花的纱衫，坐在房中，鬓发漆黑，肌肤雪白。常见外国油画有什么什么夫人肖像，总想怎么没有人给母亲画一幅。

另一幅在昆明乡下龙头村。静静的下午，泥屋、白木桌、携我坐在桌前，为我讲解鸡兔同笼四则题。父亲从城里回来，点说这是一幅乡居课女图。龙头村旁小河弯处有一个小落差，水的冲力很大。每星期总有一两次，母亲把一家人的衣服装在箩筐里，带着我和小弟到河边去。还有一幅图像便是母亲弯着腰站在欢快的流水中，费力地洗衣服，还要看着我们不要跑远，不要跌进河里。近来和人说到洗衣的事，一个年轻人问，是给别人洗吗？还没到那一步，我答。后来想，如果真的要，母亲也不怕。在中国妇女贤淑的性格中，往往有极刚强的一面，能使丈夫不气馁，能使儿女肯学好，能支撑一个家度过最艰难的岁月。孔夫子以为女人难缠，其实儒家人格的最高标准“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”，用来形容中国妇女的优秀品质倒很恰当，

不过她们是以家庭为中心罢了。

母亲 62 岁时患甲状腺癌，手术后一直很好。从 60 年代末患胆结石，经常大发作，疼痛，发烧，最后不得不手术。那一年母亲 75 岁。夜里推进手术室，父亲和我在过厅里等，很久很久，看见手术室甬道那边推出一辆平车，一个护士举着输液瓶，就像一盏灯。我们知道母亲平安，仍能像灯一样给我们全家以光明，以温暖。这便是那第四幅图像了。握住母亲的手时，我的一颗心落在腔子里，觉得自己很有福气。

母亲虽然身体不好，仍是操劳家务，真没有过一天清闲的日子。她总是说，你们专心做你们的事。我们能专心做事，都因为有母亲，操劳一生的母亲！

1977 年 9 月 10 日左右母亲忽然吐血，拍片后确诊为肺门静脉瘤。当时小弟在家，我们商量说，母亲虽然年迈，病还是该怎么治就怎么治，不可延误。在奔走医院的过程中，受到许多白眼。一家医院住院部一位女士说，“都 83 岁了，还治什么！我还活不到这岁数呢。”可以说，母亲的病没有得到治疗，发展很快。最后在校医院用杜冷丁控制疼痛，人常在昏迷状态。一次忽然说：“要挤水！要挤水！”我俯身问什么要挤水，母亲睁眼看我，费力地说：“白菜做馅要挤水。”我的眼泪一下涌了出来，滴在母亲脸上。

母亲没有让人多伺候，不过三周便抛弃了我们。当时父亲还在受审查，她走时很不放心，非常想看个究竟，但她拗不过生死大限。她曾自我排解说，知道儿女

是好的，还有什么别的可求呢。10月3日上午6时3刻，我们围在母亲床前，眼见她永远阖上了眼睛。我知道，我再不能睡在母亲身边讨得那样深的平安感了；我们的家从此再没有春天和太阳了。我们的家像一叶孤舟忽然失了掌舵的人，在茫茫大海中任意漂流。我和小弟连同父亲，都像孤儿一样不知漂向何方。

因为政治形势，亲友都很少来往。没有足够的人抬母亲下楼，幸亏那天来了一位年轻的朋友，才把母亲抬到太平间。当晚哥哥自美国飞回，到家后没有坐下，立刻要“看娘去”，我不得不告诉他母亲已去。他跌坐在椅上，停了半晌，站起来还是说“看娘去”。

父亲为母亲撰写了一副挽联：“忆昔相追随，同荣辱，共安危，期颐望齐眉，黄泉碧落君先去；从今无牵挂，斩名缰，破利锁，俯仰无愧作，海阔天空我自飞。”自己一半的消失使父亲把一切都看透了。以后母亲的骨灰盒，一直放在父亲卧室里。每年春节，父亲必率领我们上香。如此凡13年。直到1990年初冬那凄惨的日子，父母相聚于地下。又过了一年，1991年冬我奉双亲归窆于北京万安公墓。一块大石头作为石碑，隔开了阴阳两界。

我曾想为母亲百岁冥寿开一个小小的纪念会，又想到老太太们行动不便最好少打扰，便只就平常的了解或电话上交谈，记下几句话。

姨母任均是母亲最小的妹妹。姨父母在驻外使馆工作时，表弟妹们读住宿小学，周末假日接回我家，由母

亲照管。姨母说，三姐不只是你们一家的守护神，也是大家的贴心人。若没有三姐，那几年我真不知怎么过。亲戚们谁没有得过她关心照料？人人都让她费过心血。我们心里是明白的。

牟决鸣先生已是很久不见了。前些时打电话来，说：“回想起在北大居住的那段日子，觉得很有意思。任大姐那时是活跃人物，她做事非常认真，总是全力以赴。而且头脑总是很清楚。”

在昆明时赵萝蕤先生和我家几次为邻居。那时她还很年轻，她不只一次对我说很想念冯太太。她说在人际关系的战场上，她总是一败涂地当俘虏。可是和冯太太相处，从未感到战场问题。是母亲教她做面食，是母亲教她用布条打纽扣结。有什么事可以向母亲倾诉。记得在昆明乡下龙头村时，有一次赵先生来我家，情绪不大好，对母亲说，一位军官太太要学英语，又笨又俗又无礼，总问金刚钻几克拉怎么说，她不想教，来躲一躲。母亲安慰她，让她一起做家务事。赵先生走时，已很愉快。

另一位几十年的邻居是王力夫人夏蔚霞。现在我们仍然对门而居。夏先生说：“你千万别忘记写上我的话。我的头生儿子缉志是你母亲接生的。当时昆明乡下缺医少药，那天王先生进城上课去了。半夜时分我遣人去请你母亲，冯先生一起来的，然后先回去了。你母亲留下照顾我，抱着我坐了一夜。次日缉志才出世。若没有你母亲，我和孩子会吃许多苦！”

像春天给予百花诞辰一样，母亲用心血哺育着，接引着——。

亲爱的母亲的诞辰，是花朝节后 10 日。

1993 年 5 月

新风霞 (1928—1998) 女，江苏江州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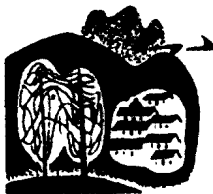
评剧表演艺术家、散文家。主演的剧目有《花为媒》《刘巧儿》《小二黑结婚》等；著有自传文学作品《新风霞回忆录》《新风霞说戏》《我与吴祖光》等。

风风雨雨母女情

新风霞

母亲因病突然去世了！我万分难过，心情沉重。应当把母亲艰苦、刚强、热心、善良的一生记下来，让孩子们记住她，继承她的好品德，让人们知道这个旧时戏班的典型母亲。

说母亲必须从我的家庭说起，我父亲祖籍是江苏省苏州，祖父是读书人，祖父生有三个儿子、一个女儿。大伯父知书认字自幼学中医；二伯父爱玩好唱，吹打拉弹，生旦净末丑，



昆曲、京剧、曲艺什么都会。我父亲行三，祖父去世他还没出满月。祖母带着大女儿和三个男孩离开南方来到天津，一个寡妇带着四个儿女生活十分困难，靠娘家供养。一个南方妇女为什么流落在天津，我爸爸生前也说不清楚。

大伯父行医算命，给人家代写对联书信；二伯父仍是好拉爱唱，入了京剧班当了琴师。二伯父的女儿——我的堂姐学了京剧，唱刀马花旦，艺名杨金香，在天津很有名，因很年轻抽上白面大烟中了烟毒，26岁就去世了。我父亲因家穷从小没有念过书，十一二岁就作小买卖挣钱养家。大姑母死过两个丈夫，是个特别苦命的可怜人！

母亲是天津西头小园农村人，外祖父给地主扛活，有五个儿子、一个女儿——五个舅舅和我母亲。母亲3岁死去娘，7岁又丧父，跟着兄嫂长大，在凶狠的嫂嫂手下讨生活，不如使唤丫头；举手就打，开口就骂，头上虱子成了团，衣服补丁落补丁，破鞋少尖无后跟，挂不住脚。从记事起就干活，拾柴、捡粪、喂猪、垫圈，吃不饱，穿不暖，土里爬，泥里滚，风风雨雨中长大，可她养成了坚强的性格。

大舅在城里作小买卖，卖烧饼、馓子，卖萝卜。他还有种花的手艺，在城里卖花，因为他脾气不好，跟花场主争吵，被场主打瞎一只眼。母亲让我们小孩叫他瞎大舅，但当面不敢叫，都是背地叫。大舅因生活苦，把我13岁的母亲送到城里，作了父亲的童养媳。母亲一

进这个家就挨打受气，母亲比父亲小15岁，大伯父和二伯父、大姑母都欺负她，父亲也不愿这门亲事，每天都要赶母亲走！端起饭碗多少眼睛瞧着，手里拿着筷子不敢挟一条咸菜。母亲从小没有父母，在农村长大，不懂城里的规矩，所以更招人恨，常常挨打，头上身上永远带着伤。母亲后来常常唱：“好可怜没爹娘的孩子不如鸡犬，好难端你家里的饭碗！”母亲常常讲给我听她作童养媳时的苦难生活。

母亲从小勤快，作一手好针线。祖母病倒床上，母亲伺候祖母最好，而自己却咬着牙过苦日子。我父亲也是个孝子。有一次，母亲的头发被大姑母抓下来一把，老祖母心疼地狠狠教训了父亲，责备他看不上母亲，任大家欺负她；又教训了大伯、二伯和姑母。

母亲生儿养女以后，父亲也老实安心了。分家后，父亲一人挣钱养七口人。母亲过惯了艰苦日子，从不叫苦怕累；她常年为人家作针线活，为了是挣点钱添补着过日子。

记得母亲老是用小虾米皮炸酱、作馅、炒菜、拌菜，我都吃怕了。母亲平时总是买很多小鱼晒着，她教给我晾干，一天翻几遍，边翻边说：“这种小鱼呀，有钱人家是喂猫的，我们穷人就拿它当荤腥吃，还等着下奶呐。”母亲坐了月子，我就把小干鱼洗干净放在水里加上葱姜煮汤，时间煮长些煮出很好的汤，母亲喝了就下奶，可灵了。